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研究 ——以蒙古袍为例

倪佳利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DOI:10.61369/HASS.2026010028

摘 要： 民族服饰是民族的独特象征，是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反映。在新时代，蒙汉民族传统服饰不断借鉴、融合、创新，既有独特的民族特性也有多元交融的共性，各民族之间的服饰文化，是双向涵化相互借鉴的。随着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逐渐加深，双方服饰在功能、形制、款式、色彩、图案及制作工艺上呈现出相似特征，以服饰为主要物质载体的交流互鉴，成为构筑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分析新式蒙古袍在材质、形制、图案、功能、适用场景方面，如何进行创新与改良。蒙古袍与汉族传统服饰交融互鉴过程中，以服为媒，通过新式改良蒙古袍这一实物例证，印证了蒙汉民族之间持久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关 键 词： 传统服饰；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 Taking Mongolian Robes as An Example

Ni Jiali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0

Abstract： National costumes are the unique symbol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he nation'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 Mongolian and Han traditional costumes continue to learn from, integrate and innovate. They have both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monness of pluralistic blending. The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s two-way acculturation and mutual reference.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exchang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Han nationalities, the costumes of the two sides show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function, shape, style, color, pattern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ased on costumes as the main material carri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build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new Mongolian robe in terms of material, shape, pattern, function and applicable scene. In the process of blending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Mongolian robes and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taking clothing as the medium, through the physical example of the new improved Mongolian robes, it confirms the lasting and in-depth exchang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Han nationalities.

Keywords： traditional clothing; Mongolian and Han nationalities; 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引言

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是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民族交流中形成的，各民族本身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服饰，也可以称为地方服饰或民俗服饰，人们会在节庆仪式、典礼场合中以民族服饰打扮出现。民族服饰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制作原料、纺织印染、刺绣饰品、图案纹样、色彩表现、文化价值等因素。蒙古袍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精髓，2004年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文选择五原县蒙古袍为研究对象，在调研期间采取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获取第一手资料。五原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具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渊源和互惠共生的社会基础，服饰作为民族文化最直观、最鲜明的物质载体，发展变迁的过程更能体现民族服饰文化的交融，研究服饰文化交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五原县蒙古袍在新时代如何改良创新、传承发展^[1]。

一、五原县蒙汉民族服饰交融现状

我国各民族在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民族互嵌共融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2]。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民族文化符号，成为了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服饰文化既是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展现也是共同性的联结。五原县蒙古袍在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环境中，与汉族传统服饰相互影响、借鉴、涵化。

（一）传统蒙古袍概述

根据被采访老人王氏得知，五原县蒙古族大多来自于乌拉特部落，传统蒙古袍是右衽长袍，衣长到脚踝，既便于单手操作骑马，又能抵御风寒。采用立领设计，领口高度决定钉扣数量，最常见的是采用3—5颗铜扣或布扣。传统蒙古袍注重线条对称，袖子为马蹄袖，冬季可以翻折覆盖手背保暖，夏季可以上卷通风^[3]。袍身两侧或前襟通常缝制三道窄条沿边，搭配成排装饰。男袍较宽大腰间系绸带，便于悬挂蒙古刀、火镰等物件；女袍略收腰搭配坎肩或短褂，展现曲线美。传统蒙古袍在领口、袖口及袍身沿边绣回纹、盘肠纹、万字纹、云纹、水波纹等，兼具装饰性与文化象征意义，花纹布局遵循对称原则，常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纹样镜像分布，刺绣多以平绣、锁绣为主。男子喜穿蓝色或棕色，女子则偏好绿色、红色、粉色等鲜艳色彩^[4]。

（二）汉族传统服饰概述

汉族传统服饰在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发展演变过程中，既保持了自己的服饰文化特征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展现出华夏文明的独特美学^[5]。

汉族服饰形制主要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理念，通过剪裁展现对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敬畏。袖口呈圆弧状衣领为直角形，象征着天圆地方，汉服的省道设计更加贴合身形显得身材高挑，在裙门处加入织金或刺绣，整体显得端庄华丽。裁剪采用平面对折、中缝对称，通过正幅不裁的规则保持布料完整性，深衣的衣袖通过深衣小腰结构嵌入矩形裁片，既贴合人体曲线又增加了垂坠感，以丝带替代纽扣，通过腋下与腰间的系带固定。汉服中的图案通过纹样组合传递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景，植物纹融合莲花、牡丹，花瓣多层次放射状排列象征富贵吉祥；缠枝纹以藤蔓缠绕莲花寓意连绵不绝，被广泛应用于服饰的领子与袖口。新时代改良汉服采用立体剪裁提升舒适度保留交领右衽，采用新型环保丝绸与棉麻混纺面料兼顾美观与实用，汉服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更是华夏文明精神内核的具象化表达^[6]。

（三）新式蒙古袍概述

蒙古族服饰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夏季立领改良蒙古袍，腰间配腰带。面料选择棉麻、真丝、仿真丝、涤纶或者醋酸面料，服装上绣着哈木尔纹、云纹等传统纹样，采用A字型或H型或修身版型，保留马蹄袖轮廓，但缩短袖口开口或设计可拆卸式马蹄袖。改良版采用圆领、小立领，肩部部位采用海绵垫肩划分肩部线条替代传统一片式肩线；缩短斜边长度，变成窄版大襟；下摆镶边，用魔术贴或暗扣固定。纹样创新图案简化，在大面积面料上

采用数码印花，印制高精度传统纹样替代手工绣制，在刺绣中加入珠片、亮片等现代元素^[7]。

服饰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能够反映特定经济生活和文化特征，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载体反映了当地文化^[8]。

从蒙古袍主体结构来看，袍服横向连肩，纵向为中轴线沿着中轴线拼接，左右各一半拼成对称形十字平面结构。新时代改良蒙古袍吸收了汉族传统服饰形制，采用直线廓形，引入汉族传统服饰的省道设计，凸显了人体曲线。增加了肩线、裁剪更加贴合身形，采用分片式更适合现代日常穿搭、加入垫肩，更能体现身形挺拔，适配现代多种场景。

新式改良蒙古袍融合了汉族服饰元素与现代需求，引入丝绸、棉麻、提花锦缎等，面料细腻光滑，色彩丰富，尤其在礼仪性服饰中常见，增强了服饰装饰性。吸收汉族刺绣技法，在领口、衣襟、下摆处绣制汉族传统纹样，如牡丹、云纹、花鸟纹，或采用汉族扎染、蜡染技术，丰富服饰图案，利用现代合成材料，如腈纶、涤纶、呢绒，满足多样化需求。新式改良蒙古袍的里衬与辅料使用汉族服饰中常见的软缎、衬布，甚至加入羽绒、保暖棉等夹层，提升保暖性的同时减轻重量。新式改良蒙古袍不单单是一件衣服，更注重蒙汉民族文化符号的融合的象征，民族服饰的相互影响涵化，不仅仅是工艺的革新，更象征着两大文明在服饰上的碰撞，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背景下达成平衡^[9]。

传统蒙古袍与吸收汉族传统服饰元素的新式改良蒙古袍在花纹上的不同，本质上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民族符号的碰撞与融合。传统蒙古袍的花纹体现出自然崇拜，卷草纹象征牧草丰茂、火焰纹象征火神信仰、水波纹象征河流湖泊、回字纹象征无限循环的吉祥符号。颜色主要以蓝白红绿黄为主，纹样集中分布于领口、腰带、衣襟边缘、袖口、下摆开衩处。汉族如意云头纹与蒙古哈木尔纹结合，形成汉式云头和蒙式卷草纹的创新纹样；牡丹、莲花等花卉纹，寓意花开富贵；福寿文字纹、部分改良款融入汉族水墨画中的松竹梅、山水意境，或者古画中的百蝶图、百花图以刺绣或数码印花呈现，加入烫金、珠片绣、压印；汉族的缠枝莲纹与蒙古卷草纹结合，形成新式蒙汉缠枝纹，生动体现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纹以载道，新式改良蒙古袍成为汉蒙文化互通的物质证明，这种变化既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又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共同性。

随着蒙汉民族交流交融程度逐渐加深，服饰作为民族的特色文化符号。传统蒙古袍在吸收汉族传统服饰之后，形制上变得更加修身、裁剪加入省道设计袍身长度变短，更适应日常通勤；在材质上加入棉麻、真丝、绸缎、醋酸、涤纶等现代面料，更适应城市气候和上班需求；在使用场景上由之前的生存御寒转变为民族文化载体；在图案上融入汉族传统服饰纹样，更进一步说明蒙汉民族文化之间的涵化互鉴，蒙汉民族服饰文化中融入了相似的风俗习惯、信仰、民俗礼仪^[10]。

二、民族服饰交融的文化意义

正是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五原县是一个多民族汇聚、民

族频繁互动的地方，各民族和平互助，共同塑造共兴共荣的社会氛围。新式蒙古袍能够充分体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和民族服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展示出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双向涵化多方互鉴的结果。蒙汉民族服饰不论是继承变迁还是相互借鉴吸收，都是在适应新环境下的自我调适和再生，多元族群的文化交融、新时代服饰工艺的发展、文化观念的更新，推动着服饰文化变迁。在多元一体交融互嵌背景下，服饰文化如何守正创新、保存延续、传承创新，值得深入挖掘。

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加深，蒙汉民族服饰的交融涵化，有利于促进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中华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是四个与共、四个共同、三个离不开、多元一体理论的物质载体^[11]。鼓励引导全社会构建文明健康的现代审美情趣，构建各民族共享的服饰文化符号。服饰交融树立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构建各民族共赏、共通的服饰文化符号，吸收各民族各文化的精髓，展现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身份标识，塑造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

参考文献

- [1] 孙萨茹拉. 蒙古族服饰文化特点 [D].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 [2] 马燕. 多民族地区互惠生计方式与边疆社会发展研究 [D]. 陕西师范大学, 2021.
- [3] 刘兆和. 蒙古民族服饰文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 [4] 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J]. 民族研究, 2018, (01): 1-8+123.
- [5] 苏日娜, 王悦. 先秦至两汉服饰文化交融对构建中华文化象征体系的意义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9): 18—28.
- [6] 于倩. 蒙古族传统服饰的传承现状与传承特点——基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田野调查资料 [J]. 西部蒙古论坛, 2015, (04): 64-71+128.
- [7] 苏日娜, 刘杨. 从非言语象征符号解析蒙古族服饰的象征意义与功能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2(05): 122-128. DOI: 10.15970/j.cnki.1005-8575.2015.05.017.
- [8]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2.
- [9] 林耀华编. 民族学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 [10] 刘文编.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 [M].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0.
- [11]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04).
- [12] 青觉, 徐欣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 [J]. 民族研究, 2018, (06): 1-14+123.